

尊攘紀事

岡千仞著

第一冊

三

リ 5

432

1





鹿門函子仞著

# 尊攘紀事

東京 龍雲堂



尊攘紀事叙



自尊攘之論興。四百年。起。事。効。王。事。... 聖運。之。振。二。字。之。有。功。於。世。也。大。矣。然。人。特。知。二。字。之。有。功。於。世。而。不。知。二。字。中。又。有。名。實。之。異。余。嘗。謂。近。日。之。事。假。攘。夷。之。名。以。成。尊。王。之。實。耳。夫。夷。果。可。攘。乎。今。之。夷。非。昔。之。夷。昔。者。四。村。將。軍。嘗。攘。之。於。鈴。鹿。夷。之。自。北。來。侵。者。





伊  
號 492  
卷 1 之

同政會  
出印章

尊攘紀事叙  
自尊攘之論興。四方奮起。爭効力王事。遂開今日之聖運。尊攘二字之有功於世也。大矣。然人特知二字之有功於世。而不知二字中。又有名實之異。余嘗謂近日之事。假攘夷之名。以成尊王之實耳。夫夷果可攘乎。今之夷。非昔之夷。昔者田村將軍嘗攘之於鈴鹿。夷之自北來。侵者

尊攘紀事

重野序

一

洪

洪

共六  
卷一

尊攘紀事

尊攘紀事





也。北條時宗嘗攘之於博多。夷之自西  
來寇者也。來寇未侵。故攘之云爾。今之  
夷曰求通好。曰乞互市。互市通好。天下通  
例。豈容遽然攘之。且世局大變。五洲交  
通。我之不可畫界自守也。亦明矣。海外萬  
里。人安其土。彼之不有覬覦。篡奪之意  
也。亦明矣。嗚呼。察於彼我之形情。而能隨  
時成務者。其唯豪傑士乎。如水藩烈公

君臣是也。烈公觀承平之久。士氣衰。茶不  
振。倡攘夷論。以鼓舞激發之。欲以成其尊  
王之志。二三賢侯贊之。四方志士應之。於是海  
內囂然。望朝廷以攘夷之勅。責幕府以  
征夷之任。幕府窮迫。至自解其職。賢侯  
志救機以成尊王之事。尊王之實舉。而  
攘夷之名廢。此癸丑已後之大勢也。友人岡  
天爵輯錄。癸丑至丁卯。十又五年之事。附



以議論。命曰尊攘紀事。屬予序。十五年間。變故百出。要之不出於尊攘二字。因以名其書云。大人識其大。小人識其小。紀當時之事者。其書亦多。大率瑣屑繁蕪。見其外而不及其內。眩其名而不考其實。天爵與天下豪俊結納。其所睹聞。皆得要領。所謂假攘夷以成尊王者。發其底蘊而無餘。文辭亦卓絕。非他撰比。自謂必傳之書。非夸言也。歲

癸亥。薩藩與英人戰。予奉藩命到江戶。天爵聞之。千里來見。謂余曰。往年游水藩。問開鎖得失於會澤。懋齋。懋齋所答。與其著新論殊趣。予惑焉。請質於子。余乃誦近製詩句曰。畢竟和戎是禦戎。因痛論三日。天爵首肯而玄。夫魔港之戰。馬關之役。特以應攘夷之名耳。薩長主意亡於此。故一戰輒和。一擊輒止。而尊王之事。二藩終成之。觀



於是事。而可以得尊攘之說。又可以讀尊攘紀事之書。

明治十五年七月下完

重野安繹士德甫撰



尊攘紀事序

幕府未造失措固多矣而其足以速亡者在黨獄焉其可以為得策者莫可數然舉一槓越前二以以一洗累世積弊者享保寬政之更革益亦未及此然則霸業宜以中興而不能拯其亡者以前步



已士彘其內也夫幕府之啓海禁也  
忼慨之士憤嫉外人彼藉朝威以  
沮幕議於是尊王攘夷之論興  
矣幕府處此誠難矣然和戰異  
見是天下之公議幕府盡違衆  
議亦未可罪况雄藩巨鎮如薩摩  
加賀仙臺未嘗唱戰以水戶烈公

雅唱尊攘及入幕幕議悉事情則  
不復議戰考衆論見其多寡判  
之幕議未必決於非也故

先帝雖不好和而未嘗斷言不可  
和每言悉允議其勅諸侯曰查輔  
幕府以禦外侮幕府違勅擅修  
盟約矜謂將軍年少何咎乃遣



大原帥勅舉一橋越前二以整軍  
庶政其依寄幕府之意蓋莫如渝  
也幕府反即嫉讓已逆勅考幽斥  
親王大臣羅織憂國士為黨誅竄  
數十百人志士憤惋視如寇讎於是  
乎欲覆幕府之情始興矣夫一橋  
氏天下人望之所屬幕府擇吾子之

日人皆冀其入為嗣其為攝理也孰  
不欣幸者况越後風有仁聞又為幕  
府親族以輔之是猶有德公樂翁並出  
也其勢何為而不成故能破三百年之  
陋制行諸侯之覲返其質刑繁省  
冗善政良法不出數月而舉幕府  
勢威宜以勅無也而詔使未歸京中



議論已變遣三條公勅議攘夷將軍  
入朝對之未至而驟彊以攘斥期是皆  
草莽匹夫所主張而二氏之賢加以尾  
士宇諸侯佐而不能折處士抗議越後  
窮蹙脫身霸業日以衰兮何也志士  
死非命之怨深銘黨士之骨雖磨而  
不可磷也故勉抵牾其所趨使幕府

不知其所措前者究後者繼大和但  
馬之亂輦下之變以至長門抗拒莫冰  
伏怨發多由此時鎖港之不可行人  
已知之而其借藉以攘夷論者中其所  
忌以撓之而已及幕府亡而其論亦罷  
其情可以見矣嚮使幕府不買私怨  
於議士則一擣越前 天子之所簡選



有門地有名望調和官武酌定外交  
不難也黨獄株連不斃則不已有  
國者所宜傲也國君此編叙述詳確  
文辭雄快足破坊間俗書之妄予亦  
頃修近世史博綜諸說通觀告得  
頗悉肯綮故畧論其大勢以弁首  
若夫勤王諸士百折不撓以能贊

成復古偉業則本編固悉之矣何  
須予表出哉

明治壬午六月

三等編修官藤野啓撰





陽明先生年譜  
致于長沙  
及別古對策  
本誌因卷之六



自叙

原仲寧督府紀略序曰。自余入京。三易歲。變故百出。殆非人力所能為。病床不寢。深考其故。始知天地間。本有自然之大勢。循環于冥冥之間。而其潛運默移。常出人意之表。處其時。當其局。或有不及知者。知而不及制者。此固難與俗士共談焉。因以歎歎者久之。仲寧入京。為己亥正月。是夏一橋公奉攘夷勅。東下。翌年毛利氏建白親征。事破。七卿西走。武田耕雲與其黨。據那珂湊。潰圍西上。竟斬於敦賀。此類皆仲寧或不及知者。或知而不及制者。宜矣。其歎歎者久之。宜矣。其難與俗士共談焉。蓋德川氏以積弱之餘。與歐米各國。了和戰之大局。上為朝廷之所誦讓。下為薩長諸藩之所交逼。大勢

自叙



之潛運默移。常出人意之表。固當然者矣。抑余弱冠始入江戶。翌年米艦至浦賀。後遊京攝。會嶋津氏護朝使而東。翌年將軍入朝。余從藩王上京。是秋薩長與英法構難。大勢之潛運默移。至是愈速。爲毛利氏犯闕。爲防長征伐。爲復古建議。爲大政奉還。爲伏見之變。爲奧羽之亂。以致明治之維新。此皆天地間本有自然之大勢。循環于冥冥之間者矣。而今就其迹而求其故。有得有失。有天有數。皆有不得不然者。而存焉。顧余逢多故之世。雖無一所爲。又曾與一時豪俊周旋于騷擾之間。半夜不寢。反思天下之所以至此。百感交集。不覺大息矣。乃出平生所手錄。揭其槩略。又著論附篇末。以抒所見。仲寧紀略成於乙丑夏日。曰。天下治亂之機。方在今日。大

運轉換。未知其何出也。是秋仲寧爲人所刺。嗚呼。仲寧與余論是事者。又與余同所見者。安得起諸泉下。與之論天下治亂之機。難與俗士共談者矣。明治壬午一月。仙臺岡千仞撰于東京寓舍。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緒言

一 余承乏史館編輯米艦來航以來事當時圖書無一供史料每公退歷訪舊故搜索逸事得一異書一異聞便筆記積為數十卷將有所編既而病眼不瘥此念永廢今茲辛巳病眼稍復檢出舊稿蠹魚駭蝕不覺淒然乃加刪削修為四十篇每篇泛論當時得于見聞者附後

一 此書在史館時所私編命曰退公錄話後刪其繁雜仿紀事本末體設題分篇而以此際天下所論不出于尊攘二字改命曰尊攘紀事

一 稱呼書官 中納言類 書官稱 伊勢守左衛門尉 書藩名 越前氏

一 稱呼書家稱 戶氏類 書通稱 太 書號 郎 類例不一非有



意而為。左氏本自有此例。

一此書起稿未半。獲原仲寧督府紀略。事實簡該。行文暢達。余一見曰。仲寧撰此書。何一類留供我取材者。蓋余在昌平。覺得益友四人。薩摩重野安繹。字士德。會津高橋宗彰。字有常。三河松本衡。字士權。水戶原任。字仲寧。仲寧有才學。幼為藤田東湖所重。其遊昌平。覺老儒碩學。皆友待之。一橋氏參幕政。事無大小。出於仲寧。當時稱為得人。惜死非命也。

明治辛巳十二月

岡千仞誌

尊攘紀事目錄

卷之一

米國軍艦入浦賀

俄國使艦入長崎

阿部勢州請退不允

許米國入下田函館二港通商

卷之二

英艦入各港

江戶大震

米使巴耳利西謁將軍

堀田備州上京奏外事



許英米條約

罰水戶尾張越前三侯

興大獄

卷之三

水戶浪士途刺井伊氏

安藤對州代井伊氏

大原左衛門督奉朝旨東下

毛利氏入京

卷之四

三條姊小路二卿東使

宇都宮藩修歷世山陵

將軍入朝

薩藩擊走英艦

將軍東下議攘夷

卷之五

長藩攘夷

島津氏入朝論國是

毛利氏三宰犯闕

卷之六

毛利氏和外國

水戶黨人據那珂港

毛利氏戮三宰謝罪



卷之七

毛利氏決定國論

築橫須賀造船場

再討長藩

開兵庫港

卷之八

幕軍敗潰

先帝崩御勅毛利氏休兵

幕府奉還政權

尊攘紀事卷一

宮城縣 岡千仞振衣撰

米國軍艦入浦賀

嘉永六年六月。亞米利加合衆國海軍提督彼理。以軍艦四艘入浦賀。奉行戶田氏榮遣屬吏問故。曰。本國發重使乞隣交通商。請見重官。達國命。氏榮諭我國制長崎以外。禁外國船進港。彼理不肯。曰。萬里奉國命。我將爲我所欲。爲將走艦入內海。氏榮曰。請告狀政府。與之刻期三日。狀報曰。彼不得所請。立生大變。今也沿海忽備。釁端一闕。取覆敗也。必矣。權受國書。閣老阿部勢州會宗。藩及諸曹。議論紛然。無所統

重野成齋曰。氏榮是論。爲幕府始終。



內藤耻叟曰勢州  
來訪以夜未談及  
登營參政。

歸時水戶前中納言得罪幽別邸名望重天下勢州  
受將軍命往請登營參大議辭不見坐待至夜乃出  
見曰力病以奉盛旨翌日登營論和戰利害且曰不  
一戰以折彼驕傲則國威日挫諸曹恐怖強為之說  
曰權受彼書遷延答期以修武備而後戰於是受書  
議始決起假館九里濱會津彦根川越忍四藩勒兵  
備變彼理從兵護衛入館就位進國書方物氏榮使  
譯官口諭曰所請事體極大非可輒答請期明春決  
答賜物慰勞既退衆意稍安四艦忽然駛入內海發  
砲下哨船測量淺深氏榮遣吏詰問彼傲然曰明年  
再航不得所請則有戰而已故測量內海為繫艦隊

水原節夫曰使命  
往復國勢之伸縮  
係焉辭令之屈伸  
決於當初之應答  
九里濱延接自破  
那禁且彼日驕傲  
而我終委靡也

之所耳後二日拔錨而去國書副漢文曰我亦國隔  
大洋與貴國相對若駛汽艦十八晝夜可以達我國  
雖新造生齒日繁貿易年盛貴國能開海港通互市  
其為國益不細若有所疑則試行數年無益而後止  
我國船艦航漢土及獵鯨魚者或遭颶風或少煤炭  
漂至貴國無歲無之切望貴國接濟給卹以盡善隣  
之義又有大統領委特權狀曰朕一心依賴彼理彼  
理有識有才請貴國大臣與之議定交信通商章程  
是時太平年久外內忘兵而一旦有此警朝野騷然  
急命諸藩出兵戍沿海要地令瀕海徙老幼婦女前  
中納言專主拒絕與書勢州陳不可和十事勢州不



河野通之曰家慶  
深知老公有為遺  
命任國事而閣老  
不用外為米人所  
要請內為國論所  
逼勒輾轉至敗亡  
蓋畏戰之心使之  
也

能斷受書務順適彼意是月二十二日將軍德川家  
慶薨世子家定嗣立家慶病漸深憂外寇薨前日告  
諸老曰前中納言用心當世一切外國事務諮之水  
戶氏七月會列藩群侯示米國書曰國法禁近外人  
前日之事出于一時權宜不可以為常彼所請家國  
大事宜各陳意見於是天下競論防禦方法和戰利  
害或謂絕彼請則不得不戰戰則兵備不整再來之  
日托事延替答期以修兵備兵備一立則或戰或和  
其權在我或謂統御不得其人則衆心不一若委一  
切海防事務前中納言則紀綱一新士氣振起何患  
外夷之為或謂一朝允彼請則英法諸國各仿其所

今日不能戰明年  
焉能戰況論言虛  
構其誰信之  
當時豈無忠憤義  
勇之人使之抑鬱  
死非命不知幾千  
百今而思之尚有  
餘憤

為陸續來請國力有限要求無厭不若嚴絕彼請或  
謂貿易通商國法之所禁但撫漂民給薪炭允彼所  
請且以探海外動靜或謂幕府以征夷為職一旦怖  
彼囑喝允彼要請失職無甚焉請大舉掃攘以挽回  
頹風更張國勢儒生劍客亦爭上書論外事人心洶  
洶尋諭曰衆議雖有異同其要歸和戰二字顧邊防  
未整兵器未完未可妄啓釁端彼來歲航度姑以婉  
辭弭之唯彼以暴威來逼勢不可不應宜用力實地  
抑忠憤蓄義勇莫污國體八月薩藩報曰米艦來琉  
球繫泊蓋謀我邦動靜且待來春期至也  
歐米人接踵我邦始于此是秋余遊浦賀聞香山



中島諸人說汽艦迅駛火器精銳而眇視我國如不為意愈知宇內大勢一變而我邦孤立東海竟不免此患先是水戶烈公慨邦人忽海防消梵鐘鑄大砲修武備振士氣將以身率天下遂以是觸幕府之嫌幽閉別邸天下寃之而會澤藤田青山豐田諸儒著書盛行天下傳誦其書槩慷慨時事痛斥外國而米艦入浦賀其所要請諸儒所擬議一一符合時論歛然宗其言而烈公解幽閉參大政隔日登營天下想望風采皆曰治亂安危繫斯人烈公亦慨然以身許國宏謨碩畫將有所出群小不便讒謗交起遂鍛鍊起大獄株連宗藩列侯

重野曰淋瀝痛快論得當日情形宛然在目

天下大亂噫使幕府始終委任斯人仗宗戚之重參天下之政則武備輕忽不至如此之甚政綱陵夷不至如此之極一旦緩急折衝樽俎不乏其人不必至狼狽失措取侮外人如此之辱也及米國事起始解幽閉猶恐無及而起之不盡其用黜之不以其道此自壞萬里長城者如之何不釀其亂而速其亡乎

俄國使艦入長崎

七月俄羅斯軍艦四艘入長崎港奉行大澤氏移檄旁近諸藩備哨船嚴守沿岸砲臺遣屬吏詰問曰俄



國使臣布恬廷奉國命有所請願見高貴大臣呈國書論使事奉行狀聞幕議使奉行受國書書副漢文以三事為請曰修隣交曰正唐太疆界曰許俄國船入海港買薪水食糧缺乏器具布氏特呈一書曰疆界一事非書牘所能悉請延外臣於江戶與大臣面議論決是月俄艦入唐太玖琛潭松前戌卒懲文化亂為寇至埋兵器藏糧穀航海保宗谷松前得報發兵冰合不可航乃屯增氣宗谷幕府已退米艦為帖席之念忽得是報人心恟恟十二月烈公盡眾議命大監察筒井肥洲勘定奉行川路左衛門尉赴長崎延見布氏備禮授國書曰貴國與我邦各土其土

木原曰俄勢緩發聖讓諸人得支梧其間米勢急我不遑過其衝易地皆然野口之布曰筒井

民其民互不相通問各安於無事今新定疆界當先按圖籍驗地理確有憑據而後兩國發使臣反覆討論以劃定彼此疆域此非一朝所能辨若夫貿易通信則我國固有厲禁今夏米國亦來乞互市現今宇內形勢一變不可拘舊法然而許貴國拒米國固為不可若許貴國米國則萬國並請此非國力所能給况我國將軍新立百度草創此等重事問之列藩以議可否奏之朝廷以仰勅裁非經三四年之久不可也議定之日自我報答布氏每條論難且曰千島北方屬俄南方屬貴國擇捉我屬島而貴國人占居左衛門曰千島全島我屬地而貴國人蠶食其北曰唐



川路當時能更若使二人當宋未必至如林井戶失體余嘗觀隨貞手記二使論辨數十回翌日遣中村為彈道說千島唐太論辨未盡者極為痛快蓋二使專持大體別遣屬官盡餘論苦心處置

重野曰蓬翁常云俄逼我如火其逼我如水火猶可撲滅水浸滯無如何果信

太全島屬俄。貴國人占居其南。左衛門曰。唐太南部古來屬我。今貴國欲全領。擅妄如此。通交互市。寧可議乎。布氏不敢爭。曰。請驗實地而後決。受書而發。二氏飛書報應。接始末。曰。速遣吏巡視唐太。按驗疆界。彼既據守其地。不速往。恐非我有也。乃命監察堀利熙赴蝦夷。檢覈唐太疆界。布氏已發。歷視唐太沿邊。廻艦抵大坂港。畿內騷擾。聞我許米國下田函館二港。轉入下田。與筒井川路諸氏議定和好條款。準米國且曰。日俄以擇捉蔚布中間為界。唐太仍舊貫。不分疆域。

蝦夷自阿部比羅夫置郡領以來。史傳無所見及

本原曰。北劃五十度。東包括千島。古人亦嘗筆其書。近古東境。為俄人所蠶食。竟至以東境換北境。其源遠矣。

松前氏服全嶋。奉貢大阪。豐關白大悅。賜金印。世主其土。而唐太極北一大嶋。雖松前氏亦難肋視之。歲遣藩士一兩人。督漁獵而已。林子平三國通覽。圖其地陸接滿洲。蓋邦人古來無窮其北疆者也。布氏奉是書。幕府召松前藩宰問疆界。不審觀也。荷蘭人輿地圖畫五十度。為日俄疆界。遂以是為說。布氏曰。外人地圖何足據。且度數屬天。非就地而畫者。山河形勢。豈可以度數分劃乎。夫唐太我北門鎖鑰。而不知疆界為何地。其忽自治如此。幾何不為彼所蠶食乎。是役原仲寧受烈公命。從川路氏引見布氏之日。捧刀而待。布氏曰。所請三事。



一言而定。而待三四年者。何故。左衛門逍遙論難。不少凝滯。彼亦承服其理。後饗二使於艦中。布氏出迎。禮待極殷。左衛門有才幹。為諸曹所推。官軍入城。慨然曰。此臣輩不力之所致。正服自殺。如斯人。立身有本末者矣。佐和氏歸自俄。曰。布氏八十餘。今猶健。聞川路氏自刃。失泣。豈由當時有所服於應接之間也歟。

鈴木大亮官於開拓使。用心北陲邊事。曾著唐太沿革考。曰。唐太一稱空子。文化六年。改曰北蝦夷。言語風俗。概同北海道。往昔山丹人。歲齎木綿繻子。錦帛烟管來。易獺狐黏水豹皮。幸其痴騃。無書

重野曰。唐太屬我。始千寬政。今世人之所不知。

札。歲加負債。牟利無飽。忿爭不絕。或至質子女為奴婢。西部沿海。為減人口。土人不平。寬政元年。土酋遣五人來宗谷。請屬松前氏。獻寶物表無他。翌年。松前氏遣其臣高橋寬光。置廠舍於自主玖琛潭。綏撫土人。文化四年。幕府交黏皮二千六百四十張。償山丹人負債。自是山丹人交易全絕。明清地誌無山丹。近藤守重曰。土人皆云。溯黑龍江數里。南岸有一部落。曰山丹。屬滿洲。滿洲與唐太西部。隔海相對。乃古肅慎之地。後漢曰挹婁。元魏曰勿吉。隋唐曰黑水靺鞨。後靺鞨強盛。號渤海。渤海為契丹所併。蒙古以其地曠濶。人民散居。置五府。



分領黑龍江南北。明因部族所居。置都司官。拜酋長為都督。給印信。各統其屬。按清一統志。清祖平三姓之亂。居寧古塔。建國號曰滿洲。後以東北諸部屬寧古塔。康熙十五年。移鎮吉林。烏刺城。留副都統。鎮寧古塔。烏刺城東北三十餘里。混同江海。口有太洲。南北二千餘里。東西數百里。距西岸近所僅百里許。有山曰圖可蘇庫。其長竟洲。林木深翳。有小水數十。東西分入海。按黑龍江合嫩江松花江。曰混同江入海。所謂太洲。謂唐太也。安永年間。唐太土酋。至山丹。見滿洲官人。官人命名曰揚忠貞。授印信。令管理部屬。印方二寸。刻篆字滿字。

河野曰。唐太原無王。蠻土。近百年。英法探無主海島。殖民為管地。蓋俄人檢出唐太亦仿之。

日文曰。管理三姓地方兵千副都統印。最上德內之巡視唐太。親見印信云。寬政元年。俄人至唐太西部。彰儻。見土人。度身材。截頭髮。與燧石而去。三年。至頓內。五年來根室。送漂民。請貿易。文化三年。寇唐太。擄畧土人。四年。寇擇捉。而唐太西北部。為俄所占。陸續來移。按寬保三年。荷蘭人所刊地圖。有薩哈連河。河口一島。曰薩哈連島。唐太是也。盛京通志曰。黑龍江即薩哈連江。薩哈連者黑也。蓋唐太往古無所考。而松前氏布政令。亦寬政以後之事。其地無定名。呼太洲。呼薩哈連。皆外人所命。而我呼唐太。亦唐人之義。蓋異域視之也。唯風俗言



語同我北海道士人足徵其同一人種也。

阿部勢州請退不允

米艦始來阿部勢州命戶田氏榮却之而米人強請不得已受國書意以為待彼再度以雪前耻起水戶烈公參海防事務日與諸曹議防禦論方略意頗銳既而米艦駛入內海恃兵恣睢百司狼狽授旨林井戶諸氏責彼無禮諸氏畏怖往復傳命每發一辭輒為彼所折深恐一旦激變禍及天下遂閱下田函館二港以幸無事天下不滿其所為物議紛起勢州深自慚愧語家宰曰余以庸才任重職將軍若數余誤

森保定曰勢州處分不滿與望門田堯佐勸之辭職不用至此有此請者無他國事日非內訌外懼湊合一身進退維谷有為銳氣消沮畧盡也

國事褫職思罪則人人奮發政體一新挽回可期且已解海禁自今諸國陸續發使要我至開兵端也必矣當是時率臣隸任責方面盡力防禦可以雪今日之辱也乃稱病與書牧野備州曰僕叨蒙故將軍之恩遇任宰輔之重責常不自安米艦之來請非發于今日往年荷蘭特使告歐人窺我也久矣後又命領事懇切忠告既知此事宜先彼未至急修武備以待而因循至今日去年受國書全出權宜處分遂至敗祖法開二港此皆正弘以不才居重職之所致正弘固分粉齏其身以報國恩而一旦變發不虞狼狽倒置如斯何辭以奏朝廷何面以令諸侯正弘自今退

本原曰言出於肺腑一讀凄然唯已發禍端至此欲潔身就問讓他人可乎



森曰既不能盡方老職何能任責否

思前愆甘受嚴責。往年以微勞加賜一萬石。今皆奉還。卿諒區區告之將軍。速解現任。他日有事將任責方面。以一死報國恩。備州愕然曰。勢州以是解職。則忠雅亦當辭職。乃亦上表請解職。將軍懇諭曰。今春之事。豈汝二人罪乎。汝二人去。如余何。會京都仙洞御所火。延及大內。烈焰四散。公卿第宅士民坊舍。延燒千餘戶。所司代報變。諸曹逼勢州曰。內外多故。日急一日。而閣下決然辭職。豈臣子所宜為乎。勢州無如何。乃起視大政。而中心危懼不自安。以堀田備州固持和議。薦為閣老。專掌外國事務。後論止巴耳利西入。見不合。意愈不安。尋病卒。或曰。勢州深悔此事。

日肆酒色。以促性命。一時擬以魏無知。

河野曰。我邦解國禁以來。桑港大開。造設鐵路。米日盛。一旦橫濱上海。為東洋大五市場。以窺萬國船。真五洲大變。

米國發使要我。不特我邦大變。自有歐米以來。未曾有是事。謂之五洲大變亦可也。我以東海獨立國。應此千載未曾有之變。以不世出之英雄如豐臣德川諸公當之。猶恐不敵。况當時閣老以其人物。則門閥。統袴。以其才畧。則猥瑣庸劣。以是輩當是變。何異螳螂抗車。蚊蚋刺牛乎。唯勢州少參機務。以聰敏聞。此猶可與談大事也。勢州得浦賀急報。與板倉防州謀。授旨添川勘平。說藤田東湖起烈。公參大務。烈公負文武大略。豪邁不群。而輔佐諸臣。概皆超凡出群。而薩摩佐賀土佐長門諸雄。



水原曰。通篇痛論。不遺餘力。而議論正平。自足服人。然當時紀綱敗墜。不能改一弊。安能一視內外諸侯。引之參謀議乎。設有德公再生。輔以樂翁公。此事或可庶幾也。

藩亦皆有爲之主。毅然以天下爲己任。皆可與有爲者矣。若使勢州奏朝廷。以烈公輔佐將軍。協心薩肥諸大藩。左提右挈。以當天下之大難。以輿論所向。公議所歸。具狀陳奏。以天裁決。和戰二策。和以天下。戰以天下。則堂堂之旗。正正之陣。天下何事不可爲。而其策不出于此。徒以一二有司臆言。了是局。大機一去不可復回。大勢一屈不可復伸。大辱一受不可復雪。遂以是爲輿論所不容。內自慙愧。薦備州爲自免之計。余不特爲勢州深愧之。實爲神州惜失此一大機會也。

幕府許米國入下田函館二港通商

安政元年正月十三日。米國使節彼理率軍艦七艘入浦賀。直指內海。泊于小柴本牧兩灣。戶田豆州遣屬吏過之。傲然曰。浦賀狹隘。不容我艦隊。幕府命儒貞林大學町奉行井戶對州往見。授旨曰。不許彼請。又不絕彼望。託言左右遷延。歲月使彼引去。以俟我決答。乃擬鎌倉爲會見所。對州至浦賀。遣屬吏請上陸。彼理稱病。副將亞旦來見。告之相見于鎌倉。亞旦問鎌倉何地。出圖指示。亞旦曰。本國有命云。往江戶會大臣。對州不得已。告浦賀爲會見所。亞旦曰。江戶咫尺。蓋延大使于此。對州答以國禁。亞旦曰。歐米各

河野曰。將以是拒彼。淺乎其視米國也。

亞旦後爲大統領。彼畧優米全國者。豈甘爲此輩所賺乎。



佐田白茅曰。是時羽倉翁三見勢州。論互市之不可。勢州固不可互市。唯欲以模稜手段。寫故爲彼所乘。

國遇使臣。必於國都。貴國豈得獨異乎。懷出江戶。迄海圖。指品川川崎曰。此地沿海。宜爲會見所。不決而罷。是時命諸大藩。出師守沿岸。兵營相望。彼不以爲意。日放大砲。響徹數里之外。又下脚艇。測量生麥大。師河原海岸。幕吏遏止。不可。對州請米人。擇會見地。按行至橫濱。曰。可。乃繕館舍。爲會見之設。林井戶二氏。移館神奈川。遣吏試問彼意。曰。開海港。通貿易。吏論不可。彼曰。此事當見大臣論。子等卑賤。何知不可。狀聞。幕議沸騰。趣召二氏。二氏擬陳答問各款。請旨。水戶前中納言與閣老論。數日。曰。通商決不可。許彼果爲之。啓釁亦不得已者。意無暴戾至此之理。

二氏取旨。卜日告延見。諸艦進泊神奈川灣。直逼品川砲臺。連發大砲。響達江戶府下。百萬負擔而立。二月十日。列松代小倉二藩兵延見。彼理從兵上岸。銃劍裝隊。威容肅然。二氏從屬員迎接。一揖就位。二氏曰。將軍新喪。百事倥傯。貴國所請各款。不遑熟議。唯救卹漂民。修理毀舶。將軍在日。已準之。至隣交通商。國法所禁。宜反覆討論。待議定日。而後決答。彼理故爲不解。直論通商條約。曰。此地副余。望不復必抵江戶。若貴國不允所請。我不敢退一步。意色頗決。二氏恐其激變。專表懇親之意。給石炭食料。彼此通餽。贈皆允。彼所請。唯拒名爲通商。彼理不少枉其說。至日



晡而罷。二氏以彼強辯不可奪。致書曰。我既許。漢土  
荷蘭通商。若欲依此例。則請再議。彼理見其可說。期  
十九日。至此減儀衛和言容。曰。長崎不便通商。宜別  
開四五港。且貴國於漢土。荷蘭待如臣虜。非我儕所  
堪。彼此人民皆天所寵。宜許其自便。二氏辨國法難  
俄變。彼理強辯論無是理。乃許開下田函館二港。彼  
理色降。請檢兩港地形。而後議定。會罷。二氏草條約  
案。請允裁。勢則怒其所許太濫。前中納言尤不懌。二  
氏曰。彼所要不止是。臣等竭力抗論。僅得如此。若拒  
臣等所許。則有戰焉耳。今也沿海兵備。殆如兒戲。戰  
敗而後議和。其所許豈止此乎。前中納言默然。竟可

水原曰。當時幕府  
無戰心。故如兒戲  
耳。若有一周瑜所  
案。決策則百萬勝  
兵。可立具。

其議。彼理以言歸好。延二氏及屬員其艦。大饗。贈國  
旗以表無他心。三月三日。議決條約十二款。曰。兩國  
君主批准。署印。彼此交換。自今。閱十八月。施行。十三  
日。發神奈川。赴函館。留一書。論鎖國舊法不可固執。  
前中納言以議不合。稱病辭登營。六月。大學會彼理  
于下田。附加條約。一如彼所請。自知不滿世論。上書  
引過曰。臣等以短才。當大任。不能副台旨。罪當萬死。  
惟爭瑣事。啓大釁。非委囑大事之旨。故寧犯罪戾。以  
完和好。此役幕府深恐生事。務順適彼意。彼愈為得  
計。凌傲侮慢。無所不至。有一人上岸。突入軍營中。取  
武器玩弄。營兵怒。幕吏告遏其入軍營。其人笑曰。貴



藤野正啓曰。筒井川路二氏論爭頗過激。政憲老練。聖謨多智。萬無此事。蓋時人捏造以布世也。

野口曰。二使奉幕旨。拒俄人所請。論難苦爭。僅達其志。而未復命。既許米使二港。此不得不一言者。不可謂萬無此事。但求言待俄來彌縫。老練多智本色。

國人抵米艦。縱觀諸器械。我不敢拒。今何拒我之為。他皆類之。會筒井川路二氏歸自長崎。曰。臣等宣國禁。反覆論難。却俄艦。而今劇許彼二港。俄人聞之。必謂臣等處間。叻立異說。此使彼有辭也。且彼所要。一許之。則天下憤恚。遂釀喪亂。此事追論無益。唯俄人再至。日不可不彌縫體面。十二月亞旦來下田。齋大統領所親署條約書。請交換將軍親署書。林井戶二氏力辯。將軍無親署之例。乃使閣老代署。旁書代公方三字。翌年三月。米艦二艘入下田。請測量沿海列藩。爭論不可。曰。四方環海。我之所以據而為險。一許測量。何以立國。

森曰。當時幕吏固云。一二軍艦固不足畏。特慮被連各國。

是時余在昌平覺。與同窓諸友連署上書。大意謂祖宗法度。不可不遵。外夷陸梁。不可不懲。幕府世職征夷。三百列藩。八萬麾下。固備外夷之侵寇也。彼繫軍艦。要開港迹。既不恭事。固無名以全國敵愾之公憤。漏之一二軍艦。固未為無算也。此事距今二十八年。回想當時。歷歷在目。神奈川會見之日。余慨然以為此天下大事。與同窓諸友赴神奈川。我艦泊海心。巍然如城。沿岸旌旗林立。皆列藩兵營。日將加午。本艦發砲為號。每艦下哨船。衛兵八百。列槍銃。一齊上岸。白刃號令。立成隊伍。威容凜然。萬衆駭愕。是時和戰未決。各藩士人會神奈



川日論國事。余以當時所聞。蓋筒井川路二氏之  
赴長崎。烈公專參大政。幕議主戰。唯以戰備未完。  
皆曰延。誓決答以修戰備。至米艦入神奈川。當路  
吏曹恐怖。膽落。松平內藤二老深害烈公論。拒絕。  
密諷井伊氏說溜間諸侯。一日烈公聞諸老有異  
議。登營問策。諸老相目不言。公曰。譜第列藩。與我  
同休戚者。歷召列侯。問意見。無復一人。陳所見者。  
公固偉松平定猷。建言剴切。目定猷令陳所見。定  
猷惶恐曰。事迫。唯祈和平而已。一坐同聲贊之。公  
慨然曰。天下之事去矣。蓋是時大平為弊。大小諸  
侯。徒粧邊幅。柔懦庸暗。無復足與謀大事者。林氏

以為儒宗中此撰。而非有經世之才。應變之略。其  
前後應接。亦多命吏胥為之道地。然則其模稜了  
局。亦一二輕儇吏曹。乘此機施狡獪。擲耳彼理  
日本紀行。載告本國政府書曰。郵漂民泊鯨船二  
款。不為太難。至開港通商。則非籍兵力。或不能得。  
條約五款。為許七里游步。曰。此事出於期望之外。  
日本七里。當英法十里。四方十里。周迴七十里。以  
是地供游獵跋涉。豈不綽綽然有餘地乎。然則雖  
彼猶不意我許十二款。條約于一言之下。如斯之  
容易也。

木原曰。讀至此。使  
人追念當時氣揚  
如山。



尊攘紀事卷一終

尊攘紀事卷二

宮城縣 岡千仞振衣撰

英艦入各港

安政二年五月。英艦入函館。見奉行。請見俄國條約。不敢示。問蔚布唐太何屬。奉行曰。蔚布屬俄。唐太疆界未定。艦將笑曰。唐太若屬俄。則我且奪而據之。六月。英法軍艦入函館。請醫傷者。曰。與俄艦戰于烏膜都加海。俄人敗走。載俄俘四十餘名。三年三月。英艦三艘入函館。五名突入南部藩營門。蹴倒一卒。守兵揮棒抗之。奉行馳入止之。四月。英艦四艘入函館。兵卒三十餘名醉酗。剽掠人家傷人。奉行詰艦將。艦將

河野曰。俄英不相容。疑是事非一朝。



曰前請牛肉不與故有此暴行而已五月英艦入函  
 館曰載病者三十餘名願給牛肉奉行答以屠牛為  
 邦禁乞雞千頭乃與二百頭八月英艦三艘入長崎  
 直軼停船標衝邏船傷數人結隊橫行市街奉行遣  
 吏書詰艦卒奪書鞭吏艦將請游步港內不允艦將  
 曰函館下田許游步何也奉行語塞九月英艦入長  
 崎會諏訪社祭市街雜沓遣吏止上陸不聽奉行見  
 艦將語嚮所泊英艦發砲幾傷漁船艦將傲然曰是  
 必空砲又讓其夜間發砲犯港法艦將曰此為軍艦  
 常例奉行曰港法不論何國禁發砲曰卿等生來曾  
 目外國軍艦否

本原曰侮蔑至此  
 猶甘為順適幕吏  
 辱國體一至此乎

是時英法援土討俄人在東洋者火東薩加尼加  
 羅西諸邑其屢繫軍艦於函館不足恠也然而夷  
 考其迹猶有可論者蓋采國之發使於我必先與  
 荷蘭及英法熟議而後舉故聲於彼形於此露痕  
 迹於隱約之中自有不可掩蔽者矣蓋彼以東洋  
 諸國為博贏利資富強之地非一日而視我邦禁  
 耶蕪以來鎖海港謝外交國內無事以為彼承平  
 日久武備日弛若以大艦巨砲呵喝之可以逞我  
 所大欲也而米國新與漢土通貿易日本海為必  
 由之地故首傾國力從事于此其發使必先與荷  
 蘭謀曰我以軍艦要日本不可無所先於是荷人



張大其事。告米國有要請之謀。勢州所謂荷蘭特使是也。其入浦賀要貿易。荷人在長崎者為之說曰。若開兵端。立取大禍。又恐我不遽信。發使艦托舊誼。說開港之利。以我固耳。英國強名為之說曰。英國強暴。非米比。而窺貴國有歲。於是入函館入長崎。劫官吏威市民。使我朝野愕然不可端倪。而俄窺我北疆日久。聞米有此舉。以為可以達我積年之望也。米入浦賀。故為恣睢。俄入長崎。故為恭順。米俄為之實形。荷英為之虛聲。而我墜五里霧之中。不暇為之謀。供薪水糧食。許船舶繫泊。唯其所要。請彼以為日本技倆止此耳。於是發辯士游

畫出心事洞如觀火

說威以大艦巨砲之不可敵。勸以通商貿易之為大利。至曰英國命其將薄林克率五十艘艦隊要貴國。現在漢土。夫英法衝北京。猶不過二十艘。豈遣一使臣。有發五十艘艦隊之理乎。試算五十艘艦隊糧食器械費額。巨萬將取其償何地。且已為日本發五十艘艦隊。中聞我許米國條約。長崎咫尺。無一所為。而反軍艦。此非英國所為也。彼設此事為說。亦殆張儀以商於五十里欺楚之類。若使當時對之曰。我未嘗獲怨英國。彼擁五十艘軍艦。要我。我當明辨貿易之所以為國禁。而彼猶不聽。則有以死從事爾。如此則彼不特詐窮術盡。苦策

重書曰。揣摩形勢。覈實時情。如燃犀照海。百怪悉現。唯不知出于實。何以



無所出亦將曰日本獨立帝國不可以虛聲動也

### 江戶大震

十月二日東南有光如火俄頃大震大地鳴動如百雷並發城郭樓櫓列侯第宅無一完屋須臾火起二十四所火道四達煙焰滿城覆壓之餘驅以烈焰童幼婦女轉輾叫號連三日始止小川街小石川本所尤甚死者二萬五千人江戶開府以來慶安元祿兩震傳為烈而未至此慘是震戶田忠啟藤田彪死二人為齊昭腹心名望重天下彪涉古今持名節毅然以天下自任四方相傳為邦國殄瘁之歎云

浦生曰余寓隱於  
遇此災一讀追念  
當時毛髮上豎

歐人精窮理天地災異皆推究其所以然至精至晰一一有至理而存如不足為異者而漢人固執洪範九疇輒說徵應曰天地日月災異皆君相不德之所致嗚呼天地日月宇內萬國所覆幬豈一鑒萬國君臣失德降之災祥乎雖然余觀幕府末運天保以來頻年凶荒大內再災江戶城三災地震海溢暴風淫雨無歲無變異乙卯大震死者二三萬人癸未惡疫死者四五萬人輾轉災異幕府以亡而聖主親政以來災異迹消天地清明風雨順適頻年豐饒與幕府末運判然相反蓋天地萬物一積氣之所生而人在天地間為最靈故人

本原曰天人相與  
之理甚微惟君子  
知之



心不和。災異並臻。猶人身不和。疾病乘之。天人交應。理之不可誣者。傳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此理洋人所未究及。未可與漢儒五行說槩斥也。

此災烈。公使弘道館儒員上所見。原仲寧對極爲剴切。曰。臣伏惟人與天地爲三才。故人事得失。徵之天地而可推。天地妖祥。鑒之人事而可驗。臣請參之古今。終其說。我邦皇室衰替。兆于貞觀。是時地震連年。土佐半國沒海。陸奧民死傷千數。武門專權。始于文治。是時京師地大震。宮殿廊廡悉皆崩壞。至承久。陪臣執國命。是時鎌倉地震連年。夫

自國史上而論起  
自是水戸文字。

皇家大權。一替歸于外戚。二替歸于武門。三替歸于陪臣。此古今之大變局。而皆大震。蓋外戚之於皇家。武臣之陪臣之於朝廷。皆於象屬陰。物類之相感。捷如影響。有如斯者。伏惟去年幕府聽采人所請。是歲六月。畿內東海地震。土圻水湧。其災亘數百里。十一月。畿內南海東海地震。海溢。村落漂沒。人畜死傷不知幾千萬。至今年。江戶大震。城郭第宅。街衢閭閻。無一完屋。所在火起。延燒四達。數萬生靈。駢死於壓屋烈火之下。兒喪其母。婦失其夫。哭泣道路。慘不忍言。古昔人主逢日食彗孛之變。必減膳撤樂。况今日之至慘。百倍於日食彗孛。

自國史上而論起  
自是水戸文字。



其警懼反省。宜如何而可。而洋學者或曰。天地災變皆有理可推。不足為異。無識輩轉相唱和。舉海溢地震之變。恬不以為意。此殆安石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憂。祖法不足守者。以是執大政立人上。人心何以一。國論何以定。海防何以修。天意何以回。嗚呼。貞觀文治承久。皆古今變局。而天子正位於上。萬民輸誠於下。猶不失祖宗之舊。若使外夷乘我政綱弛廢。人心狂惑之餘。逞其所欲。則神州之禍。恐不止於貞觀文治承久之比也。

米使巴耳利西謁將軍

旨谷千里曰。仲寧辭昌平。張離宴於東台酒樓。此夜大震。讀不勝今昔之感。

蒲生曰。外人來頌於我。三百年。今之來。非口舌之所能禦。其憂與驚。不能措一語。

洋人用心史乘如此。

四年二月。米人巴耳利西至。下田見奉行曰。奉使命謁將軍。親呈國書。定通信貿易條款。備州授旨。井上信州中村羽州拒之。曰。一許彼請。則國力不給。大本不立。國家安危之所繫。宜反覆說諭。以拒彼要請。巴氏以二人不齎委任狀。不見。二人請委任狀。更往。反覆說諭。彼悍然不可。乃命岩瀨修理往諭。彼不少。枉其說。修理曰。將軍見外國使者。吾邦前古所未有。巴氏懷出一冊。曰。英國使者見家康。秀忠於駿河。載在歐米史。乘修理言窮。巴氏乃上書曰。英法謀逼貴國。貴國危難。殆逼眉睫。余受大統領命。為貴國謀匡濟之方。諸君速延余都下。具陳其略。諸曹往反論爭。且



本原曰切中當時之弊

數月會荷蘭書告曰貴國業已許米俄英下田函館二港法國亦應踵至四國富强冠宇內貴國與之通問深為貴國賀之而貴國猶執舊章不允貿易未為得矣貴國接外人諸所請求不敢輒決遷延依倚至不得已而後許之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損威速侮竊不為貴國取也且貴國不聞漢土近事乎道光一敗五港失守香港廈門全歸英轄其他廣州福州寧波上海諸港賈舶四集貿易殷盛國人始知貿易之利四方輻湊日愈盛大漢土固陋以中華自處蔑視外人輒尋干戈兩國立約曰漢人罪連英人英官參按日者英船來廣東載髮賊十二名本省發卒捕鞠英

人大怒進兵逼城下官吏奔竄外人傳為笑柄尊已卑人謀約失信實為漢土弊風今也俄土新和英法諸國會巴黎府申盟約歐洲全土悉歸無事今後各國將專力於東洋貴國不通外人則已苟通外人則速開海港通貿易謀興國益否則變發旦夕噬臍無及備州一見大懷危懼曰蘭人所告如彼米使所逼如此而猶拘泥庸見固執祖法其能免踏覺羅氏之覆轍乎是歲九月荷蘭船入下田港延奉行觀艦隊操練私語以國王意曰英國命其將薄林克使貴國此人通十六國語年六十餘名聞四方貴國拒之必生不測之禍巴氏亦語岩瀨氏曰薄氏來航則貴國

我所通于歐土有一荷蘭而已而彼協謀我之類為至誠夏人國者意亦愚矣



大勢一變不至。開十數港則不已。岩瀨氏歸報諸曹愕然。六月聽巴氏入見。授旨信州遣之曰。先受國書而後入見。巴氏不肯曰。國書大統領所親署。閣老猶不可觸手。况足下輩乎。往復交辦。累日不決。巴氏恐其敗事。遷就其說曰。進謁之日。授國書。閣老閣老奉之將軍。如斯雖非本旨。亦權宜之計也。乃從一譯官入江戶。館蕃書調所。使者就館慰勞。是為十月十九日。翌日詣備州第。面陳使故。呈國書副本。次日登營宗戚勲貴就班位。外藩列侯不與。將軍烏帽直垂。疊席而坐。巴氏立禮。譯官進國書。閣老奉之將軍。威儀頗盛。謁見儀畢。賜饌便殿。國書無他旨。義唯曰。開港

河野曰。大有此理。不可一舉為游說者言。

本原曰。殆類以菓餌童兒巧亦甚。

通商一切事務。關兩國交際者。悉皆與巴氏商議施行。退詣備州。敷陳書旨。次日土岐丹州川路左衛門井上信州就館議事。巴氏為諸氏論大體曰。方今世界萬國皆體上帝至仁之真心。互通貿易。交結和親。若有拒絕不通者。則上帝所棄。萬國合兵問其罪。近百年來。人知盛開。有電線通音問。有瀛船瀛車。以便運搬。萬里比隣。交際四通。一和一戰。互競雌雄。而貴國以天幸。免干戈二百年。此不可常者。大統領為貴國謀。至厚至篤。故命小人進說。懷出一書。東曰。此為英將薄林克書。薄氏將率軍艦五十艘。逼貴國。請質易。現繫泊香港。朗讀一回曰。先彼未來。與我結條約。



則小人居間周旋。以免是大阨。顧貴國拒外國慮教  
法煽惑愚民也。西班牙葡萄牙煽教法略人國。二百  
年前之事。不足以爲慮。貴國與我結隣交條約。則嗣  
後各國來要。亦不得加弊國所約。合衆國法禁兼并  
人國。非英法諸國以蠶食爲事之比。後來貴國生事  
外國。則我以同盟之誼居間調訂。彼此交和。以保永  
久平安。又曰。凡與各國結盟約。先置各國公使府下。  
管一切交際事務。往年漢土以阿片煙故。與英人戰。  
遂至開十餘港。一如英所要。此魚他不置。各國公使  
也。阿片爲毒。耗神氣促性命。其害人民無甚焉。貴國  
通英。英必將輸阿片。須先設厲禁絕禍源。印度各國

彼知我聞阿片煙  
禍清國特爲此言  
以表忠切亦巧亦  
術

不與外國結盟約。故爲英所并。若嚮通盟約。則同盟  
各國。緩急相救。萬無至亡滅之理。貴國鑒于此。首開  
海港。許各國通商。則戰艦銃砲。凡百器械。貴國之所  
需。無求而不得。貴國富強。基于此矣。又曰。小人嚮過  
香港。見薄林克。英國窺貴國有日。彼萬里奉國命。必  
將得要領而反命也。而今猶因循不果。以與漢土構  
兵也。若漢土事平。彼必轉其鋒。堅艦大砲。以乘貴國  
無備。貴國何以應之。小人爲貴國計。無若與我通信  
訂約。如斯。則小人馳書止是謀。是類所論。陳數萬言。  
其揣摩情勢。曲陳利害。猶蘓張緩頰說列國。聞者忘  
倦。乃與之議貿易方法。爲十六條。曰。米國與日本結

此天下之大事件  
而備則安問若職  
議條約亦專亦忽



隣交永久不渝。各派公使駐府下。領事駐各港。曰。日本與他國生隙。米國居間謀平和。曰。江戶大坂兵庫長崎函館新瀉七所。各開互市場。稅出入物貨。一準歐米諸國所爲。曰。金銀貨幣商斤量交換。曰。米人犯日法。日人犯米法。各付本貫罰。曰。米人住諸港。不滿一歲。則不得出十里之外。滿一歲。則得照領事文馮抵各地。曰。外人建禮拜堂奉國教。他教人不得妨碍之。曰。領事囑官捕縛罪人。必給其費。曰。政府得托米工鑄砲造艦。政府所購買貨物不課稅。曰。米人遇日人準同盟國人。曰。設稅關規則。防互市姦濫。曰。神奈川條約。與今所定抵觸者除之。曰。條各施行十五

河野曰。此約幾年於今。弊實百出。不得改正一事。噫。

年。再議更正。曰。英法諸國來請。亦不得加此條約。草案稿成。約曰。明年正月。押兩國政府印信。而後施行。尋改正月爲三月。會巴氏病。侍醫者護。航還下田。備洲聽巴氏之入見。前中納言深持不可。曰。如天下正議何。乃辭參營。列侯亦多上書論爭。川路氏深慮人心向背。請問列侯意見。而後施行。曰。先事問之。則熟考時勢以答。後事告之。則爭發異論。沮之。乃輯錄其所問答。及可資參考者。爲十六冊。頒告諸藩。曰。方今五洲形勢。譬猶漢土七國爭雄之時。處非常之世。宜立處非常之世之策。更張國勢。成中興之大業。正在是時。今將變革祖法。如彼所請。然而人心向背。國家

非常之事。必須非常人。以常人行非常之事。萬無成理。此幕政之所以日非也。



治亂之所繫。列藩各論可否得失上陳。列侯爭發異論沮之。

余少時讀新井氏采覽異言。箕作氏坤輿圖識杉田氏地學正宗。畧知五洲之大勢。及得地理全誌海國圖誌瀛環志略。愈審其大勢。慨然曰。彼所以致富強者。由泛通有無貿易耳。而未得其說。及巴氏問答筆記出。始得其詳。蓋從前論事者。林子平海國兵談會澤恒藏新論。非不痛切。而論止防禦。其唱開國者。有高野渡邊二氏。而二氏以是下獄。是後論事者。懲二氏不敢及是事。及海防論起。古賀大槻二氏主隣交。亦皆說而不詳。蓋由禁耶。蘇

本原曰。東洋人譯西洋書。我邦為始。明人西域聞見錄多出想像不足據。

以來鎖國厲禁至嚴至密也。聞烈公固非貿易備州用事以來多稱病不出。岩瀨氏深憂是事。屢見戶田藤田二氏說以開港。二氏亦有所深考。將有所出。不幸死震災。後烈公聞備州命諸曹草通商貿易條約。大驚。上書請曰。臣以肺腑列三家。逢幕府危急。萬不可坐觀焉。願奉使命歐米各國。以誠實陳國情。拒絕彼所請。彼察我國情不得已。聽我所拒。亦未可知。且歷使各國。彼此往復。非朞月間所能。以此間張武威修戰備。然後徐議開鎖之得失利害。許彼所請。亦未為晚。如此則外禦諸夷之侮。內建富強之基。四方憂國志士。亦將有所賴而



蒲生曰余作象山傳載航海議象山以此勸松陰真為卓見烈公所見亦又暗合英雄眼光識力不期而暗合烈公豈狂念者哉噫

安焉書凡數千言。曲陳利害頗剴切。備州一見以為公狂忿至此極。懇一橋氏却之。嗚呼。公此策洞見外情。適當時勢。安知非藤田戶田二氏生前與烈公所熟議乎。公以宗戚大藩天下名望所繫。奉使于域外各國。則不特彼至誠以與我。三百列藩草野浮浪亦貼然無敢唱浮議動人心者。一戰一和。唯其所為。抑公所謂拒絕。非徒拒絕之。將一戰陷天下死地。振起百年惰廢。而後從事於開港貿易也。惜乎備州器小。不足與謀大事也。

堀田備州上京奏外事

安達清風曰清水僧月照奉勅使高野山。月照與西鄉隆盛相知於近衛氏始于此。

皇上深用心。宗社安危。聞米艦入浦。賀也。憂悶不措。草宣命禱之勢。廟及二十二社。又命七大寺及延曆寺。轉讀般若經。如弘安。蒙古來寇之故事。屢諭吉幕府曰。祖宗有法。禁外夷入海港。今也諸夷乘我海內。忘兵。駛入內海。公然犯國禁。爾來地震海溢。無歲無災害。安知非祖宗神靈之所以譴責也耶。宜深加警戒。以維持宗社。無污國體。備州之許巴氏入謁。勢州固爭不可。諸藩志士集京都。見朝貴論時事。水戶書生豐田小太郎上書近衛氏曰。幕府官吏怖米夷恐嚇。將許其入謁。是國家大事。列藩所深憂者。彼謀我始。則投書而去。次則結和。次則請測量沿海。次則請



置使臣。今則請朝。府城謁將軍。將乘我無能為。逞溪  
壑之欲也。幕吏不是之察。一意主和。是其意在苟偷  
無事。以保其官祿也。願出自聖斷。嚴勅幕府。停彼入  
謁。使天下知朝意之所在。則四方志士感奮興起。其  
振張國威。果為如何。朝廷固不平。幕府所為。聞是事  
人人切齒。先是幕府奏外事。皆由所司代論。者為失  
體。至此備州亦漸憚。物論以為貿易通商。眾論之所  
不與。苟得勅允。而施行。則可以餒四方論者之口也。  
命林大學津田半三。具米艦來浦賀。以來顛末。及巴  
氏問答筆記。西上。關白以二氏位卑不見。乃因傳奏  
陳奏。朝議曰。此國體所關。事體極大。而幕府使一儒

木原曰。備州豈不  
知朝廷不與外奏。  
而欲得勅允。餒天  
下之口者。蓋為一  
切賄賂。可以餽朝  
臣。枉獻言也。

負上奏。此輕朝廷也。宣旨曰。除國禁住外人府下。通  
貿易。國家大事。宜熟圖善處。莫辱國體。備州恐遷延  
時月。逼條約期日。五年正月。從川路岩瀨諸氏。西上  
舘本能寺。發賄關白以下。皆謂此啗朝廷也。却之。乃  
因關白奏米使請貿易。顛末曰。方今宇內形勢大變。  
有無貿易。無國不然。獨皇國屹立海表。依舊鎖港。勢  
之不可者。且英米強盛。冠萬國。而連艦來請。勢不可  
拒絕。幕府深察于此。將改三百年舊法。大開外國交  
際。彼置公使。我亦遣公使。彼以軍艦護商船。我亦發  
艦隊巡視各國。張犄角之勢。策進取之方。強盛國力。  
嚴重武備。以立耀皇威於海外之基礎。願朝廷詳古

重野曰。此論再發  
為長井氏建自三  
發為薩摩氏國是  
論。及薩長協力勸  
王事。為今日國體  
備州此言謂之無  
理不可也。唯一朝  
間巴氏之游說。將



施行之暇下道聽塗說者宜不為人所信也

今時勢之變從宜制權允彼所請則中興之大業可期也。詔問朝臣意見競論不可如出一口皆曰我邦國體尊嚴冠絕萬國寶祚磐石以至今日狂虜何物乘吞噬之勢挾虎狼之威交來要我其情不可測况淨戰艦轟大砲恐嚇百方視堂堂皇國猶嬰兒然幕府職任征夷不能折其兇鋒以耀我國威奔走驅馳唯恐失其驩心殆類狂惑喪心者且使我悉允彼所請則他日至屈國體割土地為彼臣虜亦未可知彼所請斷不可允唯昇平日久天下忘兵若自我啓覺使無辜生靈陷於塗炭非朝廷恤民之旨宜命大小諸藩諭陳可否而後上奏取天裁獨鷹司政通東坊

本原曰朝臣會賄習慣為風此時公卿相約拒賄而猶不免噫

城聰長受備州囑陰助其說一日關白以下論事上前政通每議與諸卿反上怒關白九條尚忠彌縫退去乃使傳奏議奏傳勅曰所奏關國體榮辱未知人心向背如何朕將聽天下侯伯所議而後決之其速徵群議以奏又使關白告曰若不得已開海港則宜除畿內近國方今外夷窺窬皇居單薄主上所軫念宜命大藩嚴警衛且開海港置商館二事果不貽後患否熟議上奏是時巴氏以期逼來江戶督促不止備州策窮作閣老連署書奏請曰戢人心定向背幕府力能任之請莫以是惱宸襟乃私散萬金公卿之間改勅旨勅草成有幕府果能安人心一衆力則所



上奏一委之幕府之語。尊融親王與近衛通熙三條實萬。請東坊城氏。以聖旨與前相反。中山憲能以下八十八人。連署駁勅文。退朝群詣關白第論爭。明日再至促答。人心騷然。乃罷聰長傳奏。三月二十日。備州入朝。關白以下列班。左大臣近衛通熙傳旨曰。米使所請神州大患。往年下田條約。已不副聖旨。況今廢國禁開各港。恐得大罰于祖宗在天之靈。宜命列藩熟議以聞。備州再奏曰。所草定條約。皆與米使反覆論難所決定。今難復變更。彼怒我遷延。日月生紛爭。則不特幕府之難。實皇國之大患。朝議不可曰米國條約。聖旨已為不可。眾議上聞。而後取聖旨決定。

幕吏用術愈切。而朝臣持議愈堅。殆類激成之者。

若彼以遷延之故。開釁端。則天也。幕府體聖旨。莫污國體。備州惶恐而退。四月三日。入朝請假。有旨曰。國家多難至此極。而將軍未有嗣。宜立宗室。年長望隆者為儲貳。此時將軍暗弱。海內屬望一橋氏。故有是諭也。巴氏之來江戶。諸曹不知所答。備州使岩瀨氏先歸報狀。滿營失色。而巴氏督責益急。答以備州未得勅允。巴氏不知我邦有天子君臨億兆。有朝廷臣視幕府。聞是言。大怒責其食言。既而備州東還。延巴氏。其第曰。隣交之不可拒。貿易之不可已。實如卿所諭。而朝廷難輒改舊法。命幕府使列藩熟議。而後允貴國所請。巴氏怫然作色曰。堂堂兩國。議定大事。以



既誤第一着故每著為彼所歷倒噫

難輒改舊法。中止此萬國公法之所不載。古今史書之所不記。貴國政權在幕府。故與諸君議定國事。若幕府無議定國事之權。則直至京師見皇帝。商議取決。拂袂而起。備州百方說諭。改以七月為條約施行之期。作與大統領書。由陳延期日之故。付巴氏。翌日將軍見三家及列侯。示勅書。令上意見。閣老諭台旨曰。嚮參取衆議草條約。以請朝裁。朝旨固不好戰爭。今日待外人。除前所議定。無復他道。諸君酌量時勢。莫失是旨。尾張氏不聽曰。朝廷深憂國事。徵衆議。豈可媚幕旨。罔天聽乎。極言通商定約之不可。烈公與書閣老陳通商不可許十四條曰。老夫世列三家。與

此書稱景山公朝算同書四方傳播

幕府。同休戚。不可不為天下正言。諸老相曰。默然。先是諸曹以為家國多事。閣老權微。不足以定天下之紛紜。乃薦井伊掃部頭為大老。井伊氏素不善烈公。笑曰。斯老又復多言。是時議者皆曰。將軍贖之不辨菽麥。不足與為。不若立一橋氏。挽回衰運。尾張越前薩摩土佐宇和島諸氏皆言是事。越前氏說備州曰。卿若立一橋氏。余說前中納言。改建言旨。備州大說越前氏。使人諷公。公正色曰。吾之建言為皇國及德川氏也。其人大慙。既而井伊氏勢日盛。備州孤立。尋論儲貳不合。且難違朝諭。辭免。備州首唱開港。開蕃書調所。舉箕作杉田川本諸氏教授洋書。聘荷蘭人



藤野曰置所司代自足利氏而已然木原曰德川氏制度周匝無一罅隙所以保三百年之安也及人才衰制度墮不能制淨浪之士此時運使然者

傳航海造船刀圭諸技術邦人始知向洋學

幕府之奉朝廷首置所司代凡百事務無所不該有町奉行掌坊市獄訟有禁裏附掌禁內雜務官門監衛有代官掌近畿租稅土木一切民政皆盛置僚屬以理庶務衛兵稱曰在番以譜第諸侯厚祿麾士為頭每年交番入衛更選譜第兩藩率藩兵鎮二條城稱曰定番監察一歲三次交番監諸曹不正其權尤重近畿五藩掌防火備非常稱曰火番受所司代指揮所司代位貴任專威震朝野攝政關白有名而無實皇上在九重之中垂拱仰成蓋折衷鑠倉室町二氏之遺意陽尊崇之陰牽

安達曰朝臣會議奏傳奏必出替書幕府曰寧負厥言莫負幕旨恐是北條氏以來遺法噫亦甚矣

制之家康頌十八條皆無非此旨賴以保無事者二百五十年而及米國事起聖上深憤幕吏怯懦屈國體四方憂國藩士出入公卿之門爭論時事而公卿亦皆慨國威之衰替毅然以效節自期此時朝貴為輿論所推者三條實萬德大寺公純久我建通中山忠能萬里小路正房大原重德而尊融親王英武有斷稱今大塔宮九條關白既為備州所餌怒八十八名結黨要請欲罰之上曰彼輩所論皆朕意也卿以為非乎尚忠曰臣特病其舉動耳上曰汝既不非朕而非彼何也尚忠語塞蓋名分之所在人心之所向有不可奪者也堀田氏

川島曰大哉王言非此不足攝姦賊之心



既不得請而還。四方相傳為笑柄。諸慨時事者。皆無不讚皇上之聖德。而快備州之狼狽也。

許米英條約

六月三日米艦二艘來下田。曰英法克清國。將率五十艘艦隊逼日本。巴氏曰。吾奉使在此。可受制二國乎。倉皇附乘。直指內海。曰將逼政府印貿易條約。奉行井上信州大驚。恐不及機。請巴氏同乘。駛入內海泊小柴。是日俄艦亦駛入神奈川。如巴氏所請。信州登營告事急。大老會諸曹問策。皆狼狽不知所為。乃命永井堀岩瀨三氏從信州往見巴氏。曰英法艦隊

川島梅坪曰。名曰假惡。知其非真。幕吏反覆詭詐。皆是類。  
本原曰。不損一矢。不頓一戟。取祖宗二百餘年之大禁。許之於一响喝之。

新克清國。其鋒不可當。今轉鋒向貴國。曩日屢言是事。今已不及。貴國若忤彼意。則直開兵端。其禍不可測。貴國若能允我請。印條約。與我結同盟之義。則吾居間調停。止彼發軍艦。我邦自彼理。請是事。今已三歲。貴國不敢允。又不敢拒。歐米人於貴國。非有恩怨。若貴國欲戰。則歐米人固不畏戰。而貴國猶豫不斷。此全蹈漢土之覆轍也。四氏復命。大老以下愕然失色。取嚮所議定貿易章程十六條。署閣老花押付巴氏。且囑之。止英法軍艦。稱曰假條約。曰真條約。署兩國王印以行。二十二日大會列藩傳將軍旨曰。嚮奉勅旨。諮詢列侯意見。將集衆議仰天裁。何料米俄二



下。參河奮武之餘  
烈盡矣。

國大舉要我時勢切迫。若失此機，則大砲一發，外釁一開，百萬燻爛，至蹈漢土之覆轍也。故特以一時權道假許米國條約，固非敢戾朝旨，拒眾議也。即日附驛傳上奏曰：嚮奉旨徵列藩意見，適米俄二國使艦告英法來逼之狀，禍逼眉睫，不復遑經奏與之決定條約。至沿海防禦，當益致完實，以安敷慮。尋許俄英法三國，皆如所約米國。

先點三箇斷字，而  
歸重一雄斷，消消  
說下，勢成建瓴，痛  
絕快絕。

我邦開港始于阿部氏無斷，與堀田氏之臆斷成於井伊氏之武斷。方今五洲萬國，苟立邦國，萬無鎖港之理。余獨病三氏不以一大雄斷，創立開港國體也。何謂雄斷？我邦創國以來，未嘗與歐米通

聘問，彼無故率軍艦駛入內海，要劫恐嚇，無所不至。曰：不許我所請火，汝國都戮汝臣民，兇暴無禮至此。神人之所共憤，億兆之所共仇。萬國公法之所不與，而奏之朝廷。朝廷曰：戰問之列藩。列藩曰：戰問之眾庶。眾庶曰：戰於是奉朝命，率三百藩引見使臣，責其無禮，却其國書，待其肆兇暴，逞凌輓發，使往復辨論，以晰曲直之所在。及其悍然開兵端，而後驅億兆于死地，與彼決雌雄於彈丸雨注之下。此戰以全國者一戰而勝，勝而後許彼所請是策之上者。此謂之雄斷也。一戰而不勝，再戰而不勝，三戰而不勝，而後奏之朝廷，謀之三百藩與



重野曰鹿門在老  
賢日與四方書生  
切齒扼腕論是事  
今猶想見口角噴  
沫怒聲如雷

國內衆庶而後講和。戰不勝而後行成。萬國皆然。設令不能為上策。不至為下策也。今觀三氏所為。朝廷曰戰。三百藩曰戰。衆庶曰戰。而勢州惟怯不能斷。甘為彼所要劫。許其繫泊二港。非無斷而何。備州始非有成見。往復辨論。輒為彼所挫。不得已許其入見。聞其緩頰進說。以為貿易有一理。與一二諸曹私議其室。不奏朝廷。不謀列藩。與之議定條約。此非臆斷而何。至井伊氏恃權勢張威福。不知詔勅之為何物。褻魄於英法之虛喝。落膽於臆艦之虛聲。印兩國條約於一恐嚇之下。非武斷而何。此約一成。不可再變。此辱一受。不可再雪。以是

始之。以是終之。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及聖上戡定大亂。創大法。開萬世不拔之大基。尚不免為彼所強制也。噫。

罰水戶尾張越前三公

井伊氏之許外國條約。烈公曰。此使幕府陷違勅之罪也。天下謂之何。烈祖置三藩。何為與尾張一橋二氏登營。請見將軍。病辭。請見大老。以公務辭。三氏不敢退。自已至申。是時井伊氏與諸老議立紀侯為儲貳。以為三氏請見。漏聞是事。將有所論也。乃出見三氏。責其許外國條約。曰。不經勅許。擅與外國結條約。

水原曰。元老之權  
頗重。雖親藩之貴  
無與衡之。故有積  
德重望之人。然後  
始為之。當時國步  
艱難。君相不能奮  
發。當其衝。乃舉一  
冒昧之井伊氏。而  
委之大權。天下  
之事。唯其所為。此  
三公之所以為其  
所反。擠上巳之變



出於不得已者

聖上震怒。勅列藩責幕府。以違勅之罪。則卿輩何以謝天下。大老俯地辭謝曰。此皆備州在職時所為。臣始不與知。今已罷備州以謝朝廷。尋應上京陳奏事情。諸君少寬之。三氏盛氣請讓。總州見烈公意色頗決。擁井伊氏而退。三氏曰。國事去矣。大息而退。是日越前氏亦登營。見閣老久世氏。斥其擅許條約。及驛傳上奏之不敬。且曰。此既往之不可追咎者。如聞立紀侯為儲貳。方今國家多事。非幼主所能任。況朝旨諭備州立一橋氏乎。而今議立紀侯。此重罪於朝廷也。久世氏亦然之。入論。井伊氏大怒。聲達外舍。紀宰水野氏有權謀。將擁立其主入執大權。陰結井伊氏。

川嶋曰。是人權謀百出。有氣有膽。莫不如此。不足以亂天下。

有司亦憚一橋氏賢明。多利紀侯年少。附和曰。紀侯屬尤親。決議為儲貳。至是監察池田氏私井伊氏曰。事不速決。則破矣。彦老然之。直告將軍。翌日立紀侯為儲貳。中外愕然。是為六月廿四日。翌月四日將軍家定薨。是日朝廷飛書至曰。主上將有所問。急命三家若大老西上。彦老以為尾張水戶乘此變有所論爭。則大事破矣。秘喪矯命。逼烈公錮駒籠邸。責尾張越前二氏讓封移別邸。禁肆出入。停水戶一橋二氏登營。命高松守山府中三藩護駒籠邸。尾宰竹腰紀宰水野二氏與聞水戶藩政。監察監視非違。監察拒曰。臣等未詳前中納言何罪。不肯奉命。水戶宰亦拒。



二宰與聞藩政事罷不行。彦老下是命。大田資始爭曰。他日驗實。不得其罪。何以令天下。彦老曰。如此則僕當上封土謝罪。三藩不知其故。人心恟恟。訛言紛起。彦老命肥後會津以下六藩備不虞。官吏直營中。二晝夜云。八月八日發喪。世子家茂襲統。以其幼推田安氏攝庶政。事無大小皆決於井伊氏。

東照公之立三宗藩。尾紀二氏大其封而殺其權。水戶氏小其封而與其權。將軍無子。尾紀得襲統。而水戶不得襲統。尾紀隔年就封。水戶常在府下監視幕政。故世稱曰副將軍。及有德公入嗣。以尾紀宗統日遠。給三公子各十萬石。賜第田安清水。

河野口累句反覆  
痛快。坡句听謂筆  
未至。慶氣先吞者。  
使人一讀稱快。

一橋稱曰。三卿將軍無嗣。得入襲宗統。著為恒典。而慎德公以文恭公出于一橋氏。不忍絕其家。請烈公第八子襲一橋氏。是為慶喜氏。此失有德公置三卿之旨者。唯已為三卿。固互入襲。况其賢明夙為天下所稱道乎。况朝旨諭幕府立長且賢者乎。夫繼嗣大事也。而不奉朝諭。不謀宗戚。不顧輿論。幸將軍庸暗。乘疾病無知。與其黨援。立年少利我者。通商條約。朝廷之所不許。宗戚列藩之所不與。天下人心之所不服。而與一二吏曹私議其室。許之于。一應接之下。此殆華父督有無君之心。而動於惡者矣。互矣。其以柱石之家。宰輔之尊。喪元



蒲生曰聞有欲為斯人建豐碑頌其功者殆明人建魏闕功德碑之類

路旁取辱當時傳笑後世也而世論者或以其犯一大不韙許外國條約為功於家國余不知其何謂也

### 興大獄

井伊氏常謂天下之事唯幕府所為非朝廷之所得而制焉已訂外國條約驛傳上奏皇上震怒會關白以下曰幕府專橫至此互急召三家若大老詰責之飛書限三日下令幕府彦老奏曰水戶尾張二氏有罪屏居紀侯猶幼臣直弼與大政不可遠離不日間部總州西上幸賜諮詢皇上得是奏憤激親書宣命

安達曰讀至此段悚然曰使皇上有此言為臣子者應如何而可抑皇上積此至誠感動天地矣四方志士雲合霧集能奏掃蕩之功

奉伊勢石清水加茂三社設御坐東庭拜禱七日不御膳三條實萬諫其損聖體上曰神祖肇國一百二十世于今未曾受外侮至朕世玷辱國體至此何以謝在天之靈實萬曰陛下獨不憚幕府耳目乎上變色曰朕以是罹賊臣手可以少謝在天之靈實萬惶懼而退是時九條氏黨彦老廣橋久我中山諸卿亦稍異其說其仗義執節者僅有三十餘名耳一日上悄然曰朕不德不可瀆天位朕將告遜位大廟左右固諫上曰時事猶可為乎三條實萬謹對曰勅水戶氏協力列藩輔佐將軍猶可有為也召關白關白托事不至八月七日勅德川齊昭曰幕府擅與外夷訂



條約變祖法斥宗藩朕深恐其亂天下汝齊昭率諸藩贊將軍禦外夷寧邦家又勅幕府曰三藩以下列矣皆體朕意輔將軍以安國家尾水越三氏忠誠憂國朕所深憑互効忠節翼將軍莫以幽閉之故為顧慮其特勅齊昭以其位在列藩上使之告朕旨各藩也烈公惶恐不敢斷示之大田間部二閣老二氏拜觀曰勅幕府亦此旨應協議復命會九條關白書告曰勅水戶氏出藩人私請而非朝廷之公議彦老大悅總州詣水戶邸曰勅書有可疑者不日小人西上奏狀釋朝廷之疑請莫公示列藩諭黜藩宰岡田武田二氏朝廷又慮水戶藩獨力難任大事勅前田島

本原曰烈公臨是機不敢斷人或疑其不類平生蓋公深顧本末之義有所深慮也

津伊達毛利以下十三藩令協力水戶氏而諸藩觀望無敢出力者紀宰水野氏說直弼曰水戶氏將援朝廷斥卿等此蔑幕府也非處之以嚴法則幕威不立也而今將軍位號未正不可有所為請急乞朝廷下宣號而後嚴治其罪直弼然之九月間部詮勝西上曰維持幕府在此行吾年半百姓命非所惜已至館本能寺稱病不出日逮朝貴僚官及儒生交朝貴者檻送江戶訊鞠語連廷臣輒逼青蓮院法親王前關白鷹司父子左大臣近衛氏前內大臣三條氏落飾屏居朝野愕然乃說九條關白曰齊昭參幕政實與阿部勢州協議許米人所請今日開港勢不得不

以剝朝威奪朝權為忠義鎌倉以後無代不然



浦生曰使聖上有此語。彦老之罪權髮有餘。

然者而今唱異說委罪幕府者。特設詭計謀立一橋氏為將軍。已擅大政耳。朝廷若恤德川氏無若速正家茂位號。尚忠然之。十月任家茂征夷大將軍。蓋水戶氏本欲藉朝威壓閣老。而不知朝臣執說不固。朝廷將憑水戶氏以制幕府。而不知水戶國論不一。詮勝乘間逮捕志士。恐嚇朝貴。上非不燭其奸。而關白以下多黨彦老。孤立無援。且以為不準所請。多害志士。乃曲允其請也。詮勝已得所請。恐朝廷難詰外事。大索諸論國事者。不問朝野。悉皆捕縛。檻致江戶。人人股慄。尚忠恐忤上意。不敢悉奏。上聞志士一掃無遺。曰。與多虐無辜人。不若速除朕一人也。遂不復問。

本原曰。當時傳此書曰。會澤翁已老矣。蓋取新論以名望頓減。

外國之事。十二月賜暇。詮勝入朝奏曰。幕府固奉攘夷宸旨。唯朝幕一家。而後可以奏掃攘之功。伏冀姑俟其時。乃獻金帛資供御。關白以下贈賄無算。特增九條氏祿千石。家茂之襲統。諸藩士會京師。謀悍宣命。要幕府令奉朝旨。及詮勝以兇暴逼朝廷。悉恐累藩主散歸。如其藩俄召還。藩士在京者。散金將軍後房。以掩其迹。云。翌年二月。總州東歸。遂興大獄。逮水戶安島茅根。鵜飼諸人。以鞠問事狀。久木金子高橋以下。皆曰。奉勅舉事。與其黨數千人南上。烈公深恐其生事。遣左右止之。小金原會澤安上書曰。尊崇朝廷。恭事幕府。義公遺旨。不外此二事。今欲奉朝命。構



難宗家何異源義朝害其父爲義宜使闔藩人士深體此意若萬不得已則舉土地人民納之幕府仁至義盡義公讓國亦如斯爾齊昭嘉納之水戶獄興大田資始數爭不可至是稱疾罷閣老書告同僚曰外夷跋扈皇上憂慮外藩切齒至麾下士庶皆不直官所爲宜先立和內禦外之策前中納言假有可疑宗戚懿親宜除小嫌全大體外事已殷加之以內訌眞可寒心僕雖罷免不敢不告八月誣齊昭以結朝廷謀不軌錮之水戶責慶篤以不匡救父過一橋氏以屏居思愆安島茅根鷄飼父子賴日下部橋本諸人處死土佐宇和島二侯連坐讓封朝貴僚屬列藩士

枉誣至此其激爲櫻田爲筑波那河湊實有故也

庶得罪者百餘人總州亦以議不合辭職川路岩瀨永井平山諸氏經歷諸曹以練達見稱至是亦皆奪官井伊氏以大老位百司之上閣老諸司皆其所薦引諂諛爲風包苴公行怨讎紛起道路以目水戶藩始不關涉勅書之事日下部伊三治薩摩人父時獲罪其藩客游水戶烈公告之薩侯復籍伊三治學和歌三條公常慨國事上京見三條公言次陳勅烈公輔將軍公首肯是時西鄉隆盛危之東下見茅根論是事茅根曰日下部之西發余出錢不一語及是等事隆盛曰余亦疑其輕舉余將止之比西歸勅書已降



嗚呼幕府之事。至是不可為矣。蓋天將中興我皇家。振起千年之衰廢。創立萬國並立之基礎。故降冒昧如井伊氏者。肆其猖獗。貫盈其罪惡。以促德川氏之命脈也。余獨悲當時憂國諸士。張膽絕脰。鼎鑊在前。刀鋸在後。大義所在。視死如歸。今以所聞記其一二。三條公常慨乾綱之不振。有回天之志。世稱曰。今藤房其得罪憤懣。不食而薨。僧月照出入近衛氏。為幕吏所指。日遁薩摩。逮卒踵至。乃與西鄉隆盛。夜乘舟相抱投海。隆盛幸甦。安島帶刀受獄。辭。悽然曰。臣固分死。不知累及前中納言公否。請一聞而後死。在坐者皆掩淚。橋本左內受

河野曰。諸子卓々事蹟。不可埋沒。唯編之本文。眉目不淨。今伸入論中。鹿門直精于史體者。

越前公旨。上京吏詰受何旨。左內曰。此為密旨。豈可明言乎。拷掠百端。遂不言。吉田寅次聞間部總州上京。會同志謀要殺會幕府命藩檻致吏。詰通謀賴梅田諸人。寅次辨其誣。更告以謀刺總州吏。大驚。乃論幕府違勅大罪。辭氣慷慨。遂處死。日下部伊三治以犯狀尤重。三奉行參坐鞠迅。伊三治巖冬單衣。覆楚並下。皮肉皆爛。而慷慨憤勵。仗義論辨不少。挫屈。瘐死獄中。梅田源二就逮。賴三樹賦詩傷之。未幾。三樹亦就逮。三樹罪不抵死。以每對痛斥時失處。斬浮田一蕙。以畫名。常寫蒙古覆敗兒。島高德白樹題詩。圖表志。與其子下獄。瘐死。

梅田賴臨絕詩慷慨激烈。毫無怨悔。亦當時人傑。蒲生曰。梅田賴諸氏。余嘗立傳。載偉人傳。可與天爵此書參觀。



本原曰先師刻春  
兩樓集已觸幕忌  
當時佐久間羽倉  
及先師以論事為  
幕吏所耳目羽倉  
幸以列廢下免。

勝野豐作出入水戶氏西上散萬金交名士唱尊  
攘之說獄興匿水戶妻孥處流梁川星巖藤森弘  
庵為一世儒宗星巖贈詩總州論大義逮卒至會  
死妻張氏下獄弘庵辭水戶氏之聘西游以與書  
世古角太誹謗時政下獄角太亦以出入三條氏  
下獄池內陶所同諸士下獄承吏旨一首實以  
故放免後為浮浪所刺島田帶刀長野義言承井  
伊氏旨說九條氏詮勝之在京專以二人為耳目  
後皆為浮浪所刺。

尊攘紀事卷二終



